

长城线上千里

【第五卷】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无人区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

【第五卷】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6

ISBN 7-80211-132-3

I. 长...

II. 中...

III. 日本-侵华-史料-河北省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6822 号

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010)66560272(编辑部)

(010)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442 千字

印 张:22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5.00 元(全五卷)

编辑说明

本卷是《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五卷,主要收编了日本学者关于研究“无人区”的著述,基本上反映了日本对“无人区”研究的状况。

在我们国家,对“无人区”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90年代达到了高潮,出版了一批研究“无人区”的编著。但是,在“无人区”制造国的日本,战争结束以来,对这件事始终讳莫如深。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写并出版了《三光》和《新编三光》的书籍,初步介绍了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罪行,但立即遭到日本右翼的封杀。20世纪90年代,东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先生与陈平先生合作在日本出版了《又一个三光作战》一书,才使“无人区”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在这一卷里,我们把姬田先生的《又一个三光作战》和《何谓“三光作战”》介绍给大家,从中可以看出,姬田先生对待历史,特别是对待本国侵略史的严肃而又鲜明的态度。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开创了日本“无人区”研究的先河。

继之而起的有堀江雄一先生、仁木富美子女士等。堀江先生任总编的《日本军侵略中国实录》画册,仁木女士著的《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惨案》等,用不同方式,从不同侧面研究了“无人区”的历史,并将其研究成果介绍给日本人民,对日本研究“无人区”起到了推动作用。

如同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一样,日本的“无人区”研究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这就是以田边敏雄为代表的反对派。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富永正三先生则是这种反对论的反对者,我们收编了他写的《回应田边敏雄、藤冈信胜的挑战》一文,以正视听。

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充分尊重作者的原意,尽量做到原文直译。但为了照顾中国人的读写习惯,也作了些技术方面的处理。对原文中个别事实不清或需要加以补充的地方,我们加了主编校注释,以便于

读者阅读。日文中由于原字迹不清而以□代替的,我们查清了原字,直接加以改正,不再特别说明。

编 者

目 录

又一个三光作战(节选)	姬田光义(1)
序章 本书问世之意义——从与陈平先生的会面谈起	(3)
第一部 日本人所目睹的“无人区”	(10)
第一章 “无人区”的实况——从几个实地调查谈起	(12)
一、和平的冀东丘陵地带的伤痕——对鲁家峪、马兰峪的实地调查	(12)
二、水泉沟的“万人坑”——夏之离官,承德的悲痛	(23)
三、在长城北麓沿线村庄制造“无人区”的记录——旧热河省兴隆县	(32)
第二章 日军的“无人区化”政策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43)
一、日军的“无人区化”政策	(43)
二、中国人民的反抗	(47)
附:文献、资料	(71)
后记	(72)

何谓“三光作战”

——中国人目睹的日本侵华战争	姬田光义(75)
序言 研究日中战争史之意义	(77)
初访当年“无人区化”的村庄	(78)
关于“三光作战”的用语	(87)
为什么及如何实施“三光作战”	(94)
“无人区”——集中实施“三光作战”计划	(105)
后记 战争的受害与施害	(111)
附:相关参考文献	(114)
作者简介	(115)

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

——兴隆惨案	仁木富美子(117)
中文版序言	李运昌(119)
序章 长城行	(121)

一、热河这个地方	(123)
二、兴隆惨案	(129)
三、西南防卫委员会	(197)
四、兴隆大搜捕	(213)
五、验证热河日军与七三一部队之间的关系	(220)
六、西南防卫司令部的末日	(255)
七、抚顺战犯管理所	(260)
末章 反思兴隆悲剧	(265)
结束语	(275)
附录	

1. 关东军防卫司令部西南地区国境防卫组织指导要纲 (1942年7月)	(279)
2. 西南地区“肃正实绩”统计表	(281)
3. 热河省警务厅侦谍班破坏共产党及外围群众组织统计表	(282)
4. 第一次剔抉成果表	(282)
5. 第二次剔抉成果概况表	(284)
兴隆“无人区”大事年表	(285)

中文版附录

中日友好的使者

——记日本著名教育家、作家仁木富美子及其率领的访华团 ... 孟庆华	(290)
作者简介	(293)

日本军侵略中国实录(节选) “中国和平之旅”写真集编辑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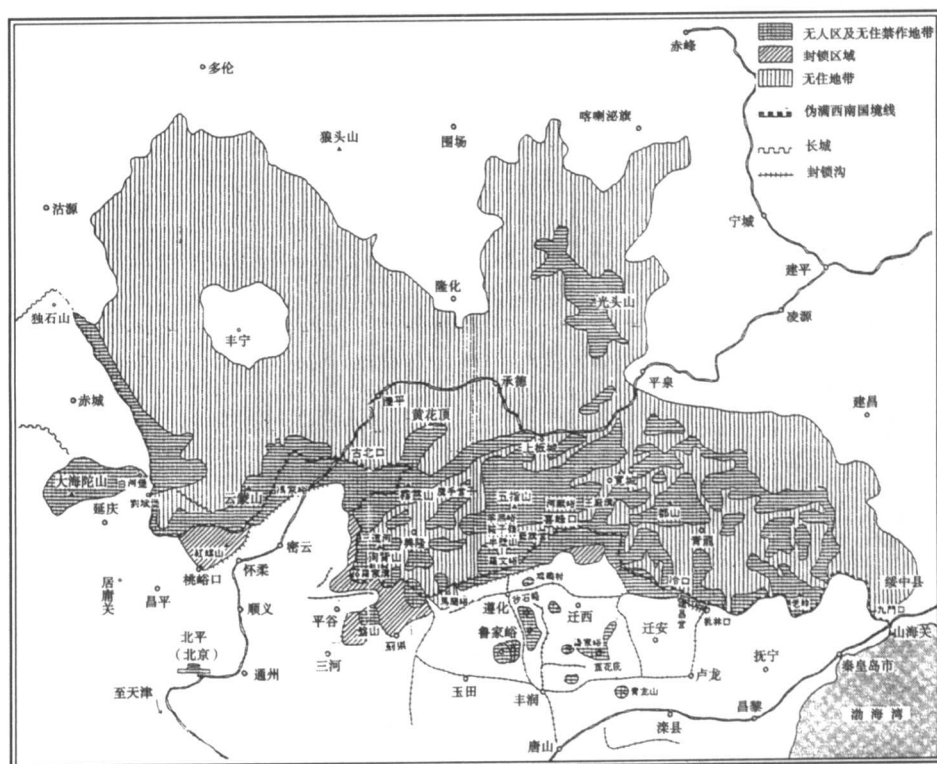
一、“三光作战”村	(298)
二、一座有“万人坑”的城市	(322)
后记	(328)

附录:

日本发表的新闻报道六则	(331)
回应田边敏雄、藤冈信胜的挑战	富永正三(335)
小林实致陈平的信	(343)
后记	(345)

又一个三光作战(节选)

姬田光义 著



序章 本书问世之意义

——从与陈平先生的会面谈起

何谓“无人区”及“无人区化”政策 本书是日中两国历史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其目的是要澄清一段历史事实:在当年那场日中战争——中方称为抗日战争期间,作为侵略和统治者的日本军队,究竟干了些什么?此外,目前正值昭和史寿终正寝之际,而本书的最终目的,则是在富有戏剧性的日本历史长卷中,对那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举世瞩目且又极为隐讳之部分进行彻底的曝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痛恨昭和史的一部反省书。

这里所说的“一段历史事实”,指的是日军实施的一种战争策略,即把中国人从沿万里长城线南北的广阔土地上驱逐出去,并将这一地带划为“无人区”。其目的是彻底扼杀当地的抗日运动,以确保“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及包括北平在内的周边防务安全。由此可使华北一带成为不断向西南挺进的日军后方基地,尤其是对苏作战的战略基地。

“无人区”东起山海关,向西北延伸至河北省北部的独石口,全长约1 000公里。在这一广阔区域内,日军将中国百姓强行驱逐出去后,分别划定为“无住地带”和禁止耕种的“无住禁作地带”。在此情况下,很多世代就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被迫离开家园,进入了日军设置的“集团部落”(亦称集家)。部落里的中国人在军警的严密控制下,被迫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因“集团部落”的生活酷似猪圈、羊圈,故中国人形容它为“人圈”。由于人们厌恶囚禁生活,故而拼死拒绝进入“人圈”。很多逃亡者的首选目标,便是投奔八路军或抗日游击队的阵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初日军设置“无人区”的目的是打算彻底消灭抗日运动,岂知此举却使它变成了抗日运动的温床。

总而言之,日军在设置“无人区”的过程中,既遭到了中国人的强烈抵抗,同时也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笔墨难以记述的非人道罪行。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将这场鲜为人知的惨烈斗争真相再现于世,并给后人留下证言,这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至于此事将置昭和史于何种地位,那则是读者诸贤去辨别思考的事了。

本书问世之意义 应该承认,在本书问世之前,中国人自不待言,即使在日本

历史学界之中,也并非无人言及“无人区”的问题。譬如,日本防卫厅编制的《华北治安战》,以及一些站在日方立场来描述当年所遭到的中方抵抗的著作中,也记录了日军对“无人区化”政策的构思和具体实施方案。然而,这些著述在涉及“无人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却差得可怜。尤其是《华北治安战》,可谓是一部汇集了丰富多彩的内容的战史资料,但它却在“无人区”问题上停笔不前,这难道说是偶然现象吗?

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首次从正面反映了日军在中国实施“无人区化”政策的真相。然而与此同时,在日本防卫厅的战史和中学教科书中,却对“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毒气弹”、“三光”政策以及最近揭露出来的“鸦片战争”等一系列问题讳莫如深,并加以严格限制。但值得庆幸的是,广大学者、作家、记者、旧军人以及所有求知者,都以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去挖掘、寻找及揭示这方面的历史事实。而本书的作用,只不过是对此类问题的一种抛砖引玉式的尝试而已,希望以此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向更深层、更广泛的方向发展。

那么,让我们把“无人区”问题与上述的诸历史问题做个比较,就不难发现什么是“无人区”问题的特征了。

“无人区化”政策,虽然并非像“南京大屠杀”事件那样,对中国人实行骇人听闻的集体大杀戮,但它却是一个经过长期周密策划、有体系、有计划开展的大屠杀行动。换言之,它是日军对中国人实施的一种种族灭绝式的战争。

另外,“无人区化”政策虽然也不像“七三一部队”那样,对中国人实施露骨而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但它却把祖祖辈辈居住在那里的中国百姓强行驱赶进“人圈”,并实行集中军事管制。这是有意识地摧残生命和荒芜耕地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七三一部队”的活体试验规模更大,地域更广泛。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无人区化”政策完全超越了“三光”政策。从制定计划之始,它追求的就是一场拓展地域、扩大空间及时间的连续性的大屠杀,是另一个“三光作战”。

总之,日军实施的“无人区化”政策,是一个有计划、有体系、有目的地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三光”政策等综合为一体的集大成之“杰作”。

应当承认,在此之前“无人区”问题既未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也未引起人们的充分认识,其关键就在于它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跨度极大。

应该相信,只要日中两国历史学者对此问题予以极大关注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无人区化”政策实质上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的一个集精神、思想、情感等诸因素为一体的综合表现形式。这正是本书问世的真正意义所在。

史学家的困惑 先谈点题外话,笔者在选定这个研究课题,并为此去积累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感受颇深。我常想:“当个史学家确实不易”。有时我还不得不自

问自答道:简单地讲,历史就是人类行为的轨迹,而研究历史则是要弄清它的轨迹。那么,史学家是该描述人类行为中的发展轨迹呢,还是应如实记录下人类的保守退步的轨迹呢?我之所以对此问题困惑不已,是因为本书中描述的我们先辈的所作所为,确实充满了血腥味。

从笔者个人角度来讲,我认为人类的轨迹应当向进步的方向发展。然而,这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乐观思维方式而已。实际上每一个论点的对面,都必然存在着反论者。而且,历史也无数次证明,反论者的观点最终得到了公认。因此,对历史学家来说,要想全面掌握人类的历史轨迹,就必须毫不犹豫地直面历史事实。

回顾我国的历史,尤其是在亲身经历昭和年代的历史时,不能不说我们日本人确实有某种优越感和自豪感。但除此之外,也暴露出了我们行为的另一面——冷酷无情、令人生厌。而这正是我们民族、同胞的血统中暗藏的那种肮脏丑恶的东西。特别是在中国居住或旅行时,这种感受尤为深刻。

勿庸置疑,与当今的中国相比,日本的物质生活确实优越,若从这点上去评论或指责中国的缺陷,也是轻而易举之事。因此,要说多数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都沉浸于这种自豪感之中,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割断历史来下结论,说什么日本人的自豪感是源于大和民族发展之结果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历史的轨迹上,确实洒着中国人的鲜血。否则,国人将无法解释自己的历史。这也是我之所以认为史学家难当的真实想法。

然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绝不能回避本民族历史轨迹上洒着中国人鲜血的这一历史事实,而去单纯地讴歌日本的经济发 展史。此外,笔者来中国访问,前后已有一年多光景。在此期间,调查和参观了许多地方。所到之处几乎都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见到当年日军侵华时残留下的痕迹。

我认为,中国人民是一个有着强烈自尊心的民族,除非不到迫不得已,他们都会尽量不去触及以往日中间的那段“不幸的历史”,因为这是中国人饱受蹂躏和奴役的屈辱史。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完全忘记了那段历史。正如本书后部所述,中国各省市以至各县(全国有2 000余处)都设置了中国党史研究机构。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当地在日中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及受害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一一记录在案。如果我国的观光者稍加留意和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中国各地到处都有这样的机构存在。

我深知,除非是专门研究历史或从事日中战争史的学者,中国人一般不会向普通日本人公开他们的调查报告和文献资料的。于是,我就想方设法地去接触那些对日中战争有着切身体验的老人,以便打开他们那早已封尘的记忆。

初会陈平先生 1988年初夏,时值中国将要迎来“七七事变”纪念日。而在此之前的某日,已来天津工作三个月的我,偶然从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老师那里借到了

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是我最早看到的一位来自地方党史研究学者发表在内部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一个特殊的战略地带》(《唐山党史资料通讯》第25期,1987年9月20日),作者:陈平。而陈先生后来又与我合著了本书。此前,我也曾游览了中国的几处地方,但这次却是以一个历史学者的情怀,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内心重新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令我深感震惊的是,在此之前,尽管也有日本人言及过一些这样的情况,但把“无人区”及“无人区化”政策列为特定课题进行研究的,竟然不是日本人,而倒是一位长期坚持不懈地去努力探求事实真相的中国人。同时令我不解的是,此前竟没有任何一位日本人站出来诠释一下当年的这段历史真相。



不可否认,如前所述,日本人也曾亲手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此事确实可喜可贺。但与中方所做的努力相比,日方的工作则显得大为逊色。无论是日本各地方的调查研究工作,还是日本国家机关公开发表的或未公开发表的资料,均无法与中方同日而语。例如,1988年8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李侃的文章,题为《事实的记录与历史的证据——时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献资料选编〉发行之际》。该文说,本书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内,日本在中国的各种侵略政策汇编,全书15卷,共800万字,耗时五六年才得以问世。因想得到所需要的有关华北讨伐战方面的资料,我遂与李侃联系,直接面谈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据他讲,这部巨著中,已收录了来自各地方部门选写的体裁各异的调查资料。至此,我为中国人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所折服。

在唐山车站的陈平先生,

胸前佩戴着纪念冀东抗日大暴动50周年出席证。

接着,再谈一下陈平先生。当我读完他的论文后,立刻想到的是,应该将这本书介绍给广大的日本读者。随即决定在与青木书店联系出版事宜的同时,亲自拜访陈平先生,并打算通过他来联系,可否让我等按照其论文中所提到的地点,前去进行一番实地考察。恰好来自日本广岛大学的丸田孝志正在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我当即与他联系,请他担任此课题的翻译工作。与此同时,又将我的设想告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师魏宏运和张洪祥二位先生。

在“七七事变”纪念日的前夕,我和丸田君终于在唐山火车站见到了前来迎接的陈平先生。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会面的日子,是因为我已从《天津日报》中获悉,唐山不仅要纪念“七七事变51周年”,而且还要举办“纪念冀东大暴动50周年”等一系列活动。

唐山对日本人来说并非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因为在那场战争中,日军曾严密控

制着这里的煤矿。尤其是十多年前的1976年,唐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

一出车站,首先进入眼帘的,是站房上高高挂起的红地白字横幅,上书“纪念冀东抗日大暴动50周年”,以及“向抗日老干部学习”等标语,顿时感到我们和陈平先生在此会面,也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历史特殊性。

在出站口迎接我们的陈平先生,是个胖瘦适宜、中等身材的老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张黑红色的脸上长着挺直的倒八字眉。看其模样,比我预想的要年轻得多。

尽管是初次见面,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仿佛像故交重逢一般,交谈中双方很快就切入了话题的核心。其实在来访之前,我已将访问的目的和需要了解的几个问题,都去信告诉了陈平先生。在信中我对他的论文表示了钦佩之意,同时也向他表明了我的观点:实地调查“无人区”的目的,就是要把当年的历史事实真相告诉给日本人民,以期国民汲取历史教训,避免第二次重犯当年的错误。陈平先生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自己坚持不懈地去研究“无人区”问题,也是出于同一目的。

其后,至本书发行之前,陈平先生三次陪同我们进行了实地调查。在此期间,他还数次往返于天津和唐山之间,给我们提供资料,并解答问题。

初次见面,双方交往就如此密切,这倒是我始料未及之事。随着调查工作的进展,我们双方的感情又进一步加深了。我对陈平先生的朴实无华、谦虚谨慎的人品深表敬意。可以说若没有他那长期坚持不懈的调查研究成果,以及无私地大力支持,本书至今也无法问世。在此意义上讲,我认为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陈平先生的简历。

陈平先生的简历 陈先生本名陈翰章,陈平则是抗日战争时期用的化名。因本人喜爱这个名字,故一直沿用至今。1925年,陈平生于河北省遵化县(现归唐山市管辖)的鲁家峪,即本书第一章开篇报道的那个村庄。鲁家峪由附近6个自然村组成,陈平则出生在其中的西峪村。据他讲,西峪村仅有10户人家,村内又没有水井,故不得不到5公里远的别村去取水。

据陈平自述,他的家境虽不算富裕,但也有十几亩旱地和果园,过着略为温饱的生活。不料,后来因与当地的恶霸地主发生土地纠纷,官司失败后,其父便离家去了天津。家境败落后,陈平曾一度被二叔收养带回了唐山。另外,其父在天津学的是中医,靠四处行医谋生。

1927年10月,在遵化县临近的玉田县,当地农民因不堪忍受沉重的苛捐杂税,纷纷组织起来,爆发了冀东大暴动。陈平的父亲也加入了暴动行列,并初步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受此影响,其父从长远着想,认为与其让儿女继承祖业,还不如让他们接受教育更好。由此,他送儿子陈平进了遵化县小学读书。1938年,又送陈

平上了初等师范学校读书。但是,作为一个农村郎中的儿子,陈平儿时的生活十分清苦,吃的是杂粮,常年见不到荤腥味。

1938年夏,河北省北部爆发了著名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并于翌年在遵化县的山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当年,15岁的陈平因家境贫困等原因,不得不中途辍学,在山村小学当了一名教师(在当时的中国,此事不足为奇)。虽然他没能参加冀东抗日暴动,但在此期间,由于受父亲和学校老师们的影响(其中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心中也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愿望。他曾两次潜入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秘密参加抗日活动。此外,在他任教的学校附近,有一个日军据点,当看到每天有被很多被抓去的中国人,在据点里遭受日军严刑拷打的情景时,更强化了他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决心。此后,随着秘密活动的不断增加,他终于下定决心,丢掉教师职业,全身心投入到了抗日阵营中去。在八路军队伍里,陈平担任宣传工作。1941年至1943年间,由于日军采取了严厉的封锁、扫荡以及设置“无人区”等残酷手段,致使八路军的活动陷入了困境。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八路军第十三团虽然仍坚持在深山区打游击,但生活却极为艰苦。部队经常吃野菜,在被日军烧毁的废墟旁席地而眠,而且还要连续参加战斗。一次,部队在深山里遭到了日军的伏击,战士们只好跳悬崖逃命。

然而,八路军却得到了老百姓的衷心爱戴,群众掩护着部队。他们也采取了新的游击战术,即避开正面敌人,用尾追、侧击等方法,缴获日军的粮食和武器。我曾注意到,当提起当年的往事时,陈平先生就眯起双眼深情地说:“百姓与八路军是同志关系。”如今,他每年都去老区看望当地的百姓。

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又起。此时的陈平已从八路军宣传队调至新华社冀东分社任记者之职,继续在国民党统治的唐山一带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唐山劳动日报》副总编辑。1980年,他又调至新组建的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工作,1982年任该党史办主任。离休后,仍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并继续研究着他的毕生课题——抗日战争及“无人区”问题。目前,陈平的正式头衔是河北省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唐山市党史研究会会长。但各地熟悉他的人,却依然亲切地称他为主任。

致读者 日军把陈平的故乡变成了“无人区”,陈平先生对日军所作所为的仇恨和对青年时代的回忆,促使他一直在坚持调查和研究的活动。不仅如此,陈平青年时代的斗争经历和革命历程,使他成了一位历史学家。他在寄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能下决心进一步调查日军的暴行,一方面是对日军制造“无人区”极为愤慨;另一个最重要的直接原因,是对日本某些人篡改教科书事件的不满和斗争。虽说历史已经过去了,但对过去的历史不能忘记,更不允许对历史任意歪曲、篡改和抹杀。

如果像某些日本人对教科书事件的态度那样,就如陈平所说,青年时代的战斗经历和革命历程将会被否定。所谓对日本某些人的愤恨,包括着两层意思,其一是陈平本人之恨;其二是无数中国人的民族之恨。这一点,让我们看一下开头讲到的各地党史办公室的工作情况,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本书不完全是为中国人写的,也许在日本读者中,有人会说 I 过于为中国人操心。不过,作为日本作家,我想,不理解中国人的愤怒、悲伤、喜悦和希望,就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日中友好。但这决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中国人说的事情和要求,其本意是尽量率直地向中国人提出疑问、批评和要求,并且进行深入调查。相信与我合作的陈平先生也会理解我们。陈平先生在各地向别人介绍我们时,总是说:作为中国历史的日本研究者,要遵照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日中战争,是为了不让日中之间再次发生那场悲惨和不幸——“无人区”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我感谢他的这番话,同时也想把这番话作为本书出版的说明或主题思想。

序章结束之前,我还想补充以下几点:其实,书中第二部陈平的论文及若干说明和注释才是本书的核心。但考虑到日本的国情,尤其是研究有关“无人区”方面的论述,在日本还是首次问世,为了便于日本读者首先对“无人区”的概况有个初步的认识,才决定将笔者的文章和说明放在了第一部。其目的,仍是想让日本读者有兴趣去进一步阅读和理解陈平先生的论文。当然,我这种煞费苦心的安排,丝毫无损于陈平论文的真正价值。

再者,虽说第一部的执笔者署名为笔者,但它涵括了陈平、丸田共同实际调查的主要内容。在此意义上讲,第一部既是我们三人共同协作的结晶,也是对陈平论文的一种前释。我认为,无论读者先阅读第一部还是阅读第二部,都会理解日中两国作者的真正用意。

陈平的论文由丸田孝志翻译,并和笔者共同校对完成,而由丸田加了译注。此外,其译文及注释还得到了陈平先生的大力协助。

本书中的地图、文献资料目录由笔者、丸田制作,历史照片是陈平先生提供的,其他照片是三者合作的作品。

第一部 日本人所目睹的“无人区”



承德市水泉沟“万人坑”——据介绍,日本战败后,70 000 具遗骨被掩埋在 20 个坟墓中。